楓巖輯話 二

共下

趙胖

楓巖輯話卷之二

本朝事實

太祖朝記聞

慵齋叢話記　太祖開國以趙胖生長中原爲使而遣之　高皇帝引見詰責胖曰歷代創業之主類皆應天順人非獨我國也微指　大明之事　帝曰汝何知中國語胖曰臣生長中原曾見陛下於朊〻軍中　帝問以當時之事胖一一言之　帝下榻執其手曰朊〻若在朕不至此卿實朕之故人仍以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余嘗考　高皇帝少喪父

毋投皇覺寺及郭子興等起 高皇帝隷其軍至子
興等據滁稱王然後脫々始伐張士誠安有在脫々
軍中之理設使 高皇帝浮遊無定或在其軍乃是
微末行伍中人也胖也安得物色而知之是不過齊
東野人之語而兼話信筆書之何歟 紫海筆談
太祖素重儒術雖在軍旅每投戈之餘引名儒商確
經史以家門未有儒業者令々 太宗就學 太宗唯
日孜々讀書不倦 神德王后每聞 太宗讀書聲
曰何不為吾出乎辛禑時 太宗登第及拜提學
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于再三 太祖每宴會賓

鄭道傳

客令 太宗聯句輒曰我之與容懽娛汝力居多我 太朝既受命將盡殲王氏之族或載海舶沉于海一夜 太祖夢見麗祖衣七章之服含憤而言曰子統合三韓功在生民爾若滅吾子孫則未久及受其報爾宜知之 太祖驚悟乃赦王氏璿譜所載一紙姓名 鰲城雜説

太祖嘗於庚申召鄭道傳及諸功臣置酒〻酣 太祖謂道傳曰寡人今日得至於此卿之力也道傳曰管仲言於齊桓公曰願公無忘在莒桓公曰願仲父無忘在檻車臣願 殿下毋忘墜車時臣無忘鎖項

時則子孫萬世可期也 太祖曰然使歌文德曲
道傳曰此卿所撰卿宜起舞道傳起舞 太祖令脫
上衣以賜歡甚徹夜乃罷 東閣雜記

太祖朝戊寅鄭道傳南誾等被誅

太祖神懿王后誕六男 恭靖居第二 太宗居第
五神德王后康氏生芳蕃芳碩 太祖嘗召裴克廉
趙浚等于內殿議立世子克廉等曰時平立嫡世亂
先有功康氏潛聽之哭拜聞于外遂罷出他日又召
克廉等無復有以嫡以功爲言者克廉浚退而議曰
康氏必欲立己出芳蕃狂悖其季稍可遂請封芳碩

為世子鄭道傳南誾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欲去之
密啓請依中朝諸皇子封王之例分遣諸王子於各
道 太祖不答因謂太宗曰外間之議汝輩不可不
知宜諭諸兄戒愼之卜者安植曰世子異母兄有天
命者非一道傳曰即當除之何患乎義安君和知之
密告 太宗戊寅秋 太祖寢疾道傳等托義移御
事召王子入來欲因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之前參
贊李茂亦其黨也盡以其謀潛泄於 太宗時太宗
與諸兄恒宿於勤政門外 元敬王后閔氏與其弟
無疾議急請 太宗 太宗即還邸后滂泣執 太宗

衣請勿詣闕 太宗曰豈可畏死而不往拂衣而出
太宗旣至闕有小宦自內出曰 主上疾重欲避
寓請王子盡入來先是宮門皆設燈是夜無燈人益
疑之 太宗與益安君芳毅懷安君芳幹立馬光化
門外分遣人召政丞趙浚金士衡等召集百官贊成
柳曼殊率其子而來 太宗授之甲李茂曰曼殊乃
芳碩之黨也 太宗命斬之並殺其子 太宗率武
士覘道傳李稷等方會于南誾妾家明燭歡笑 太
宗命焚其家道傳走匿于其隣判奉常閔富家軍人
搜得詣 太宗前道傳曰若活我〻當盡力轉佐

太宗曰甯既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南誾潛隱于彌勒院追斬之李稷詐為從人登屋作救火狀淂免是夜黎明 太祖移御清涼殿浚等率百官啓道傳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 太祖謂芳碩曰於汝便矣芳碩拜辭賢嬪攀衣號哭芳碩拂衣而出又請出芳蕃 太祖曰世子已矣汝出去何妨芳蕃出西門都黨追殺于中路 恭靖王以祈禱事齋宿于昭格殿聞變徒步踰城匿于村家翌朝使人請之乃還 太祖遂傳位于 恭靖王 東閣雜記

芳蕃芳碩之亂 太祖遜于咸興府有一老父乃

太祖舊鄕人也手携隻鷄斗酒來慰 太祖醉後口占一絶曰休道勝鱗北海上莫言今日錦衣還我行不是歌豊沛却愧明皇蜀道難 太祖始遜于德源又如咸興 恭靖大王遣使問候冠蓋相望 太祖見必殺之死者相續時人不痛無辜而傷 太祖無以爲心也 恭靖欲請回駕不知所出有人曰無學力能得之 恭靖物色求之固請往咸興無學不得已而從之行至咸興謁見 太祖太祖大怒曰汝爲某遊說耶無學笑曰貧道與 殿下相識幾年今日特爲 殿下一慰耳 太祖顔色稍和因留與宿無

成石璘

學語未嘗不言 太宗之短如是數十日乘夜深說
太祖曰某太宗誠有罪過然 殿下愛子已盡殲矣
只有此人若棄絶之 殿下半生辛苦之大業將托
之誰也與付他人無寧我之血屬乎願三思之 太
祖頗然其言遂有回鑾之意然 太祖不欲入城初
戾于道逢山留數月遂如豐壤築宮而居之自後無
學不知所終 五山說林
芳碩之變 太祖棄位奔于咸興 太宗累遣中使
問安 太祖恚甚輒彎弓而待之前後相望之使不
敢導達其情獨谷成石璘乃 太祖舊交也自請往

河崙

期回天意　太宗許之石璘騎白馬衣布衫若過客
然下馬燃火爲炊飯之狀　太祖望見使中官往見
之石璘乃以回事過行日暮秣馬留宿爲辭中官如
言以啓　太祖大喜即引見石璘石璘開陳人倫處
變之道　太祖變色曰爾無乃爲爾君緩頰耶對曰
臣若然則臣之子孫必喪目爲盲　太祖信之兩宮
從此遂合後石璘二子果喪明云鰲城雜說
太祖還自咸興　太宗出郊親迎盛設帳幕河崙等
啓曰　上王怒未盡釋凡事不可不慮遮日高柱宜
用大木　太宗允之乃以十圍大木爲高柱及兩宮

卞仲良

相會 太宗以冕服進見 太祖望見怒形于色以所御彤弓引滿射之 太宗蒼黃倚于高柱矢中其柱 太祖笑而弛怒曰天也乃以國寶授于 太宗曰爾之所欲者此物也今可持去 太宗揮淚三辭而受遂開宴 太宗將奉爵上壽河崙密白諸樽所執爵授中官以獻愼不親獻 太宗又如其言中官進爵 太祖飮畢咲之曰袖中探出鐵如意寘于座側曰莫非天也 鰲城雜說

初散騎常侍卞仲良附芳碩上疏請罷諸王子兵權離間骨肉至是執諸軍前仲良曰吾自近日敀心王

論

子矣 太宗曰彼口亦肉也斬之竹磵閑語

定宗朝記聞

太祖將開大業每與 太宗潛有謀議 恭靖以長子避不預焉 太祖呵責不已及 太祖開國 恭靖無尺寸翊戴之功其心跡誠無愧於伯夷叅伯矣當其危疑之際受禪居位盡逐諸王子削髮為僧其防微慮患之計吁亦至矣王妃金氏每因 太宗入見之際諫曰 殿下何不觀其目乎宜速傳位以安其心 恭靖從之仍以上王居于別宮 太宗臨御嘗稱臣極盡友愛之道還諸王子賜爵有差居閑養

朴苞

病十有九年盖我朝君王享福如 恭靖無幾 鰲城

雜說

定宗朝庚辰朴苞謀亂伏誅

戊寅定社之後知中樞朴苞自以為功多反居諸臣之下快〻不平謂人曰李茂雖與定社之列功不滿於人心且反覆難測 太宗聞之啓于 恭靖流苞于竹州未幾召還苞啣之謀作亂抵懐安君芳幹作愽戲是日雨雹苞曰古人云冬雨損道兵交於市宜慎之時赤祲見苞又詣其第告曰天有妖氣宜慎處之曰何以處之苞曰不典兵謹出入整衣冠重行止

如前朝諸王之例斯乃上策曰更言其次苞曰遁之
荆蠻如泰伯仲雍其次也曰又言其次苞曰靖安君
太宗兵強衆附公之兵弱危如朝露不如擧而去之芳
幹信而從之欲請 太宗至其家因作亂 太宗將
往疾忽作不果判校書監事李來芳幹姻親也芳幹
見來言其意來驚曰公聽小人之讒欲害骨肉何可
忍聞況靖安君有大勳於王室耶來出即以告 太
宗請除之 太宗涕泣固拒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即
使人於芳幹諭以大義釋憾相見芳幹曰吾志已定
何可更圖義安君和力挽 太宗出外廳被之以甲

擁逼上馬 太宗使人詰 恭靖曰宜命固守闕門以備非常時功臣獨苞與花山君張思吉從芳幹其餘皆從 太宗承宣李叔蕃先登力戰芳幹之子孟宗素善射是日以病不能彀弦芳幹兵敗 太宗恐芳幹遇害親自連呼勿犯吾兄芳幹為軍人所擒曰誘我者朴苞也時 太祖為上王及 恭靖皆御于松都聞芳幹稱兵歎曰彼如牛之人何至是耶三韓多世族大家予甚愧焉苞伏誅芳幹配兎山縣後以病死東閣雜記

太宗朝記聞

太宗平定鄭道傳之亂中外皆欲請於 太祖以為世子 太宗固讓以 恭靖為世子恭靖曰當初建議開國至於今日之事皆靖安之功我不可為世子 太宗益固讓 恭靖曰然則我當有以處之及恭靖即位後南在於闕庭大言曰即今當立靖安為儲嗣不可緩也 太宗聞之怒責之及朴苞之亂叅賛河崙等請曰夢周之難若無靖安君大事不成道傳之亂若無靖安君亦安有今日乎且以昨日之事見之天意人心亦可知也請早定位號 恭靖曰卿等之言甚善予直以此身為子遂立為世子乃入見

太祖太祖曰為之不可得不為亦不可得汝旣為
儲嗣軍國之事勉之哉 東閣雜記
鄭道傳之亂　元敬王后欲自至　太宗所在處同
其禍敗徒步而出　太宗麾下士等力止之躊躇閒
奴以道傳笠釰來后乃還芳幹之亂軍士睦哥所騎
乃　太宗卽馬中箭逸走自來入廐后意必戰敗欲
自赴戰場與　太宗同死徒步而往侍女等諫之不
得俄聞捷音乃還初　太祖聽道傳輩之言罷諸王
子所管兵　太宗盡燒營中軍器及戊寅之變專籍
后所備兵仗諸軍倉卒不得馬匹寸兵亦資后所備

後 太宗覽高麗史王太祖后柳氏事語 世宗曰
宗社之日汝母后贊謀甚多且與諸宗整脩甲兵以
待之比之柳氏提甲厥功尤重矣
永樂己丑議政府及三功臣啓曰亂臣閔無咎無疾
李茂姜思德趙希閔等請正典刑肆諸市朝傳曰無
咎無疾海島付處餘如律翌年曰宗親府之啓賜自
盡無疾等厥後閔無恤無悔常曰 元敬王后有疾
入闕侯兩大君世子禔獨在之時告曰吾兄無咎無
疾豈有謀反之理世子生長吾家頗蒙恩德世子答
曰汝家門不善矣此言傳播鞫問無恤等 太宗傳

雜註

曰此人等罪固大矣但宋氏無恤之母不安子豈無人情乎今付處無恤無悔于外尋因政府之啓并賜死妻子遠方安置東閣雜記

權駙馬踕陽村之子也尚　太宗女生二子曰聃曰聰聃年十餘拜敦寧直長一日仕衙上屋探雀鷇都正猝至不及迎都正怒召立于庭詰責之聃入訴　太宗笑曰爲汝官卑故也立召政官拜聃同知及衙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聰少時　太宗愛之常置膝上侍臣有髥者聰援刀剔棄之群臣請其罪　太宗曰朝廷之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幼稚無識顧

太宗

諸公貸其死可乎群臣頓首謝命囚聰于崇禮門外歲餘 太宗稍病篤群臣入問疾 太宗曰予疾已漸非醫藥可治與諸公相見能幾日乎群臣皆泣 太宗太息曰予有孫聰病中甚念之畏朝廷不敢見仍泣下群臣請赦 太宗之顛倒一世蓋如此 浩溪記聞

太宗朝戊戌廢世子禔

太宗戊戌六月文武百官以世子禔失德合辭請廢 太宗欲立禔長子為嗣群臣咸曰 殿下教養世子無所不至尚且如此今立幼孫寧保異日乎況廢

父立子於義何如請擇賢立之　太宗曰卿等宜擇
賢以聞群臣咸曰知子知臣莫如君父簡在聖心
太宗曰忠寧君天性聰敏好學不倦通達治體予欲
以忠寧為世子群臣賀曰臣等所謂擇賢亦指忠寧
議旣定卽立為世子 春坡日月錄
讓寧為世子淫於䑓色不務學業鷄城君李来為賓
容一日到宮門外閒內間有人作鷹呼䑓心知世子
所為及世子坐違來曰聞邸下作鷹䑓此非所當為
願篤志於學勿復為此䑓世子佯驚曰平生未見鷹
安得為鷹䑓來曰畋獵時臂而逐雉者此是鷹邸下

萬喜

豈不見之乎凡有愆咎來必反覆極諫世子視如仇讎嘗謂人曰若見鷄城則頭痛心亂雖見於夢中其日必有感寒之疾 慵齋叢話

太宗廢讓寧時引見大臣以其事語之黃喜李稷堅執不可左徙俄謫于外凡六年柳廷顯獨贊其議世宗立首入為相 太宗一日召黃喜至政院 太宗曰喜前日誤謫耶此人終不可棄為國不可無此人即拜禮判 朝野記聞

英廟世宗時群臣上論讓寧大君之罪過略曰在東宮之日 太宗講武平康禮當拜送辭以病而潛往衿

川遊獵三日而還又溺於娼妓辭疾不肎侍宴又四
月八日踰墻而出與憸小輩挾弾為戲又聞中樞副
使郭旋妾於里之美窈之以歸納于宮中及被廢放
于廣州又踰墻竊州妓二人又 太宗昇遐纔二十
日乃於利川縣舍請入耘田令唱農歌曰樂哉又怨
懟上書背逆君命等事請置之於法 上皆不聽謏
聞瑣錄

讓寧大君雖失德廢嗣晩年能隨時自晦 世祖問
禔曰我之威武何如漢祖對曰 殿下縱威武必不
溺儒冠矣又問曰我之好佛何如梁武對曰 殿下

縱好佛必不以糆爲犧牲又問曰我之拒諫何如唐
宗對曰　殿下縱拒諫必不殺張蘊古褆每以詼諧
寓諷　世祖亦樂其詼戲之　慵齋叢話
讓寧大君褆以荒淫失職然天資倜儻平生自奉甚
厚酒色遊獵之外一不着手其弟孝寧大君補佞佛
嘗作佛事請褆〻率田人射士牽黃犬載獵具陰使
擊兔伐狐往預佛事俄而田人進獸庖人進炙御人
進酒補方拜佛叩頭褆撮炙進酒自若補正色請曰
大兄今日姑止酒肉褆笑曰僕平生天授福甚厚不
可作苦生爲王兄死爲佛兄佛指補也士論快之秋

沈温

世子禔雖失德見廢而其猖狂放迹實同泰伯云今南大門額崇禮門三字乃禔手跡宏偉磊落可以想其為人 鰲城雜說

太宗朝戊戌賜沈温死

都摠制沈泟領相温之弟也一日與兵曹判書朴習相語仍及今之號令出於二處大不如出於一處之為專一其意蓋以軍國大事必稟 上王故二處稟覆之際為不便也其時之制經筵講畢入侍諸臣並詣 上王宮朝見將退中事歷白之仍加詳覆雖非

侍邇之臣如係宰列從官則皆許入參言事故外間大少事情往來語言無不上聞以此沈涎之言亦以及之進其言者忘其名似是兵曹正郎也 天威震怒遂令鞫之轉輾告引蔓延卿大夫十餘人無不抵伏將論以同謀作亂知而不告之律 上王以爲此豈獨沈涎之言必是出於沈溫之意故其一家之人皆懷如此之心右議政柳廷顯星山府院君李稷等皆言沈溫平日不善之狀左右之人亦各言其過朴平度公訔亦曰沈溫爲國舅當拜首相而首相則位尊不任以事左相例兼吏禮兵判書右相例兼戶刑

工判書溫噍其無權必欲得左相之位貪權毀法之
意此可見也時沈溫奉使於 天朝匪久當可出来
矣 上曰人情誰不欲執權左相此言似不須發也
又曰朴習等今當處刑彼沈溫何以處之或曰沈溫
若聞此言必有逃匿不還之患或曰不無誣訴 上
國扇變致禍之端或曰不無潛還本國結黨作亂之
事使義州譏察江上勿令一人闌行並諭江界以下
沿邊一帶通加譏察柳廷顯曰朴習等既已就伏不
可一日緩刑或曰朴習沈泟已死則溫無辨證之路
不如留待其還衆論不一紛然雜起朴訔所陳雖非

如柳廷顯之斷然不留朴習者而亦無決語　上王
終循禁府之議誅習等及沈溫到水原　上王使人
問其曲折溫對曰此言皆出於臣之赴京之後願與
發言之人卞之　上王又使謂之曰朴習已死何從
可卞卿乃　王妃之父止令賜死卿知予意溫臨死
謂其家人曰世世與朴氏勿相婚也沈家子孫世世
守之不敢論親猬縣令沈詹一人入贅於朴門而亦
無子女可惜寄齋雜記
永樂戊戌八月　太宗敎禪位于世子爲　上王時
以兵曹有所失命鞫入直叅判姜尚仁佐郎蔡知止

于禁府仍並推判書朴習叅議李慤及諸郎官等皆下獄車裂頒議政沈温亦辭連命義禁府配于水原賜自死其妻子沒爲奴婢厥後議政李稷等啓曰今恭妃殿下方爲國母而母安氏身爲官賤深爲未便請削賤案還賜爵牒 英廟召知申事郭存中等而諭之略曰沈温之死也禁府以温之兄弟請屬官賤 太宗敎曰妃子伯叔不可以此斷之又請温之子女及妻錄于賤案 太宗問錦川君朴訔曰何以處之訔曰非自己之事且中宮之母沒爲官賤不可也其時柳廷顯爲禁府提調固請之乃命姑錄于賤

案又有議者以為罪人之女不可為王后欲動搖恭妃焉 太宗曰惡是何言也恭妃萬無動搖之理

太宗嘗御内殿 大妃侍坐予亦侍側 大妃曰恭妃之母錄于賤案甚為不可須改之 太宗敎曰當改之事未施行而遽有賓天予雖知父王之志然未施行故不可開說也今大臣言如此其削賤案還給爵牒並免其子女 東閣雜記

世宗朝記聞

世宗天性好學其未出閤每讀書必百遍於左傳楚辭又加百遍嘗違豫亦不輟讀病漸劇 太宗命中

使猝至其所盡搜書帙而来獨歐蘇手簡一卷遺在屏幃間 世宗讀千百遍及卽位日御經筵無書不讀緝熙時敏之功高出百王嘗語近臣曰讀書有益如寫字製作人君必不留意也晩年倦勤不視朝然於文學之事尤所軫慮 命儒臣分局撰次諸書曰高麗史曰治平要覽曰兵要曰諺文曰韻書曰五禮儀曰四書五經音解同時撰修皆經 睿裁成書一日 御覽可數十卷 筆苑雜記

世宗礪精文治高出百王歲庚子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充之專任文翰朝夕論思得人於斯爲盛集賢殿

南有大柳歲己巳庚午間有白鵲來巢子皆白數年
間布列顯要皆出於集賢如鄭麟趾李思哲鄭昌孫
李季甸安止金銚金墩金鉤金末申叔舟權擎崔恒
李石亨尹子雲魚孝瞻盧叔仝梁誠之成任李克堪
金禮蒙盧思愼韓繼禧洪應李承召李坡李芮姜希
顔姜希孟徐居正餘不可殫記又如朴仲林朴彭年
河緯地成三問李塏柳誠源一時顯隆歲癸酉甲戌
柳盡枯徐居正戲柳誠源曰禍必自柳始誠源敗言
果驗殿尋罷
世宗久在承華春秋向高而沉潜學問晝夜不懈月

明人靜或手携一巻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直殿冠帶夜不敢輙觧有日宵刻將半意謂鶴駕不出脫服欲臥忽聞户外履聲呼謹甫而至三問等驚惶顚倒而拜聖學之勤好士之篤誠千古之所罕聞也 龍泉談寂記

世宗朝執義沈道源請置亂臣任君禮子孟孫於法上不允道源曰孟孫非他緣坐之比當其父之亂言也牽衣止之是則與聞其事不可宥也 上曰爾言非也君臣之義雖重父子之恩亦大安可以君臣之義廢父子之恩乎孟孫牽父之衣止其亂言則是

乃君禮之孝子也豈可以與聞加罪乎道源出 上
曰道源法吏也徒知孟孫之為有罪而不念愛父之
孝心可謂知法乎 春坡日月錄

文宗朝記聞

文廟疾革召集賢諸臣秉燭論難至夜分膝下置
魯山撫其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 上亦降
御榻平生執爵以勸如成三問朴彭年及申叔舟皆
在至醉而群公皆俯 上前不省人事 上命中官
撤取門楣作擔以次舁出列臥于入直廳是夜大雪
諸公醉醒則異香滿室渾身覆以貂皮衾乃 上手

自覆也相與滂泣誓報殊恩厥後叔舟之去就如彼誠甚可悪也已 鰲城雜說

端宗朝記聞

魯山在諒闇時 光廟居首相以儲嗣之重宜早納妃既定其議遣舍人黄孝元往告于右相鄭麟趾曰明日當納妃須早會議鄭曰居喪納妃豈禮哉責黄曰爾亦儒者奚以是言聞於我乎黄難於回話以遜辭答曰右相似有采薪之憂不肯發言 光廟曰事在明日不可不急僉當復往且曰楊嬪亦囑以宜早納妃不可不從黄又往則鄭怒曰楊氏雖 世宗封

為嬪是固戚女宣知國家事乎黃退跪曰下官安敢
以是言回啓請公閑示方畧鄭乃咲曰明日吾亦早
詣闕甬語饔官多備酒醪以待明日鄭果早赴繼會
坐擧大鍾迭相酬酢至于酣醉竟不能發議而罷 謏
聞瑣錄

魯山幼冲嗣位　光廟為領議政以宮内孤虛且為
繼嗣之重從權制議定納妃又以為喪中納妃已是
不服喪其實亡矣脫喪即吉可也禮曹叅議魚孝瞻
抗議雖以　宗社大計納妃不得已而為之短喪宣
有不得已而強為之乎條下不小屈竟不見用 荷谷

端宗朝癸酉光廟誅皇甫仁金宗瑞等賜鄭苯死魯山幼沖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 光廟有靖難之志權擥出入邸下甚密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目曰寒羹郎韓明澮少落拓年踰三十猶在布衣與擥爲死交 光廟問擥以人才擥薦明澮以幅巾上謁恨相知之晩也每進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又以繩繫宮奴林芸之臂而垂其端於戶外引之則雖夜深入謁靖難之策大抵出於明澮 光廟嘗稱曰吾子房也明澮薦武士洪達孫楊澄柳洙等三

十餘人
皇甫仁金宗瑞鄭苯為三公而宗瑞多智略時目為
大虎　光廟欲除之率楊澄柳洙柳淑林芸等乘昏
往宗瑞家使權擥韓明澮等守敦義門戒以鍾盡勿
開門宗瑞迎拜開話畢送至門立庭中又話良久宗
瑞子承珪不離左右　光廟紗帽角落　光廟曰請
借政承角宗瑞使承珪入內取角於是澄芸等擊宗
瑞仆地承珪奔救之伏於宗瑞之上又擊殺之　光
廟馳還預與巡將洪達孫相約勿禁巡卒待之遂領
軍詣　魯山時御所時　魯山出寓鄉校洞寧陽尉

鄭悰家從門隙告政院以宗瑞謀反事急不及啓已
誅之請親啓其由承旨崔恒開門出迎　光廟與之
携手同入　魯山驚起曰唯叔父活我　光廟曰是
不難臣當處之即出命所招諸宰分部禁軍圍把又
以入作三重門韓明澮持生殺簿坐門內諸宰入第
一門去僕從入第二門名在死簿者則武士椎殺之
皇甫仁及賛成李穰吏判閔伸兵判趙克寬等死者
甚多宗瑞復甦使人叫城門使告于政院以承政為
人擊傷速啓知于　上賫藥來救無應者宗瑞果瘡
乘婦人轎歷到崇禮敦義門閉不得入　光廟亦慮

鄭苯 又見下

宗瑞還甦翌曉使往審之宗瑞匿于承珪房中曳出之宗瑞曰我何步往將軺軒來遂斬之　光廟旣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府事判吏兵曹兼內外兵馬都統使敎書錄勲 癸酉記事

鄭苯以吾之子有器局靖難時方自嶺南回至忠州見循首行至用安驛前京官馳馹來喝云有傳旨公即下馬再拜問曰受刑路中不詳可就驛館否官曰但受旨押故配所耳公再拜曰生我耶還上馬與官行赴樂安配所十餘日一不問朝廷事到謫所勞苦謝別而已公在謫嘗奉朝上神主一夕睡起曰精具

鄭苯

一飯吾祀吾相旣祭盡焚其神主俄而使至賜死 謏聞瑣錄

樗軒李石亨有感詩云經濟　三朝一老臣廟堂深處儼垂紳當年事業人休問神殿神宮不日新自註曰時相鄭苯以　三朝元老佐幼主不能輔導德義以土木相尚癸酉六月昌德宮成民力大困或有言者則曰當今太平捨此無餘大事云史氏曰噫鄭公之賢尚渇時謗難乎涉世如是矣 嶺南野言

鄭相國苯之臨刑也顧謂監刑官曰吾若有二心死後晴天依舊不然必有異常旣死忽雲合雨　作監刑

鄭麟趾

官張傘八城長貿胡撲
鄭麟趾等誅安平大君瑢而罪名未著其時議者謂
安平陰有異志等武夫精舍又欲與宗瑞等相從多
在西湖潛﹅亭以此爲罪目云安平被竄時泣曰左
相金宗瑞知此乎負﹅何言盖不知其已死猶冀其
濟已初竄于江華尋賜死 荷谷野言
李澄玉梁山人武勇絶人初守富居柵屢立戰功威
名大振五鎭之役尤有功焉金宗瑞等器異之癸酉
之變宗瑞等盡死 光廟受禪時澄玉爲咸吉道節
制使 光廟密遣朴好問輕騎疾代澄玉受代行一

日忽曰節制重任好問匿聲來代者何哉衷甲還趨
好問聲言有議事好問出對澄玉擊殺之部勒軍馬
移書野人自稱大金皇帝將定都于五國城野人皆
服從澄玉設置官屬刻期將越江行至鍾城會日暮
判官鄭悰欲夜畐之進曰暮夜行軍部伍相失不如
待曉澄玉可之據椅假寐其子伏椅底忽告澄玉曰
夢大人腦血流下椅脚澄玉呪曰吉徵也言未畢悰
率死士突入澄玉超越高垣匿於民家悰追殺之馳
告于朝 類編西征錄

癸酉李澄玉叛稱大金皇帝是夕所幸妓出外澄玉

新識譯文見下

之子進言曰皇后擧動不可不審聞者齒冷太平閑
話

首陽大君教書略曰叔父孝友本乎天性忠義出於
至誠為善最樂富貴聲色無足搖其中事君以忠夷
險終始曷嘗貳其操屹若維城之固確乎大節之臨
粤予沖人遭家不造瑢安平居至親之地蓄無上之
心厚施於國干譽于人皇甫仁金宗瑞李穰閔伸趙
克寛尹處恭李命敏等陰為黨援翕然附趨專權擅
勢挾私恃恩大奸根據而莫去寡躬孤立而何為叔
父雄斷英規奮發義勇曾不移時一擧迅掃不有叔

父子焉及玆乃眷忠誠兼權將相子披腹心以委任
卿竭股肱而盡忠不動擧邑措國家於盤石之安不
以兵戈奠生靈於康莊之樂眞可謂托孤寄命社稷
之重臣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安王家推今較古異世
同符肆策勳爲靖難莠一功臣賜奮忠仗義匡國輔
社定策靖難之號於戲卿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且兼
周公之大勳予尙成王之年之幼而又見成王之多
難旣以成王責周公者責叔父當以周公輔成王者
輔寡躬上下交修何憂不濟瞻爾忠烈實深倚毗云
云柳誠源製進

癸酉百官上請 魯山宜廢 首陽大君之功比周公今集賢殿起廢功詔草集賢殿員皆亡去獨柳誠源見在迫脅起詔草云云出就家痛哭盡哀家人不知其故也史氏曰自古死非其辜者何限而豈有如宗瑞之冤枉者乎被誣罹禍者雖多而豈有如安平之晦昧者乎其時麟趾等一種邪佞之徒覘天命之有歸要自己之榮福搆虛揑無戕殺善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茅柳學士誠源文雅拔萃望重一時而爲威力所屈撰進教書諛辭媚語若是張皇至以瑢謂無上仁宗瑞謂大奸雖非其本情比諸宋之安民

何如哉余為之慨然也嶺南野言

魯陵遜位事實顛末

景泰三年壬申　文宗大王昇遐魯山即位是年帝遣使賜誥命及九章冕服彩幣四年癸酉　世祖靖難録鄭麟趾等三十六人五年甲戌無事六年乙亥魯山三年六月十一日傳位于　世祖世祖受禪即尊魯山稱為上王因韓明澮等奏請移御昌德宮攷事撮要

乙亥六月　魯山出處慶會樓下召　光廟讓位授之大寶　光廟涕泣辭不獲東閣雜記

魯山之遜于壽康宮也昏夜無火下鍾樓時左右行廊皆哭止之不得時尹慓爲司禁爲余云 秋江冷話

魯山之遜也始於謀臣權擥而成於大臣鄭麟趾之議 火迹册

丙子六月鄭昌孫與其壻金礩密告成三問等謀反

世祖引礩問其狀礩對曰成三問請見臣臣往見三問曰近日上王開昌德宮北墻往來瑜舊家此必因明澮等獻策也臣曰何也三問曰未知其詳然不過置上王於隘地欲令一二力士踰垣而圖不軌耳又曰上王及世子皆幼萬一爭立則輔上王者正也

須諭甯婦翁 上即召諸承旨命縛三問詰以磌之
所告三問仰天良久曰頗與磌面質 上命磌語其
状三問止之曰大意略同言辭何曲云仍命大臣禁
府刑曹堂上鞫之三問引朴彭年李塏河緯地柳誠
源俞應孚朴崝知其謀云工曹叅議李徽聞事覺詣
政院告三問等謀 上命彭年杖鞫黨與三問對曰
金文起權自新（曾山之舅）宋石同尹鈴孫李徽及臣父耳
更問對曰臣父尚不敢諱況他人乎 世祖使人問
三問曰 上王亦知乎三問曰使權自新通知矣於
是柳誠源李塏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朴仲林權自

新金文起成勝俞應孚朴靖宋石同崔得知尹鈴孫
朴耆年沈愼等七十餘人次第拿問依律論斷緣坐
籍沒無復得脫者修撰許慥以李塏妹夫亦參謀自
刎而死依律論斷 荷谷野言
初三問等密謀俟上接待明使之日擧事盡殺諸人
迎立 上王明澮啓曰昌德宮窄且炎蒸請世子勿
入侍別雲釼令勿入 上從之成勝佩釼欲入明澮
曰已令雲釼勿入侍勝退欲殺明澮等三問曰世子
不來雖殺明澮無益也翌日金礩上變告命罷集賢
殿以其書冊移于芸文館還 上王于寧越安置錦

城大君瑜于順興 荷谷野言

七月遷 上王于寧越禁府都事侍置于寧越西江清泠浦都事夜坐曲灘叢悲哀作歌尋郡守陪寓於客舍東軒愁吟之餘每登觀風樓梅竹樓上無人寂夜使吹玉笛聲徹遠村居人皆悲泣又於樓上寂然塊坐若詠短句云月白夜蜀魄啾含愁情獨倚樓爾聲悲我聞苦無爾聲無我愁寄語世上勞苦人愼莫登春三月子規樓國人聞之無不流涕者又有詩曰一自冤禽出帝宮孤身隻影碧山中假眠夜夜眠無假窮恨年年恨不窮聲斷曉岑殘月白血流春谷落

花紅天聾尚未聞衆許胡奈愁人耳獨聰每於清晨
出御大廳着衮龍袍翼蟬冠據榻而坐見者莫不起
敬境内旱焚香禱天雨輒注 高峯論思錄
丁丑錦城大君瑜與順興府使李甫欽謀復 魯山
事覺而死錦城至順興與甫欽相對輒慷慨流涕潸
結南中士人爲復 魯山計一日錦城召甫欽辟左
右使草檄將發順興兵及南中與議者迎 魯山以
踰嶺順興官奴爲及唱者潛匿壁中而聽之仍交錦
城君侍婢竊其檄文奔走上京時基川 今豊基 縣監者
聞其事沓騎三四馬疾逐之奪其檄文先入京上變

遂得大功錦城甫欽皆被死南中士人死者亦多甫
欽年老能文嘗叅吉注書墓有曰周武擧義夷齊采
薇於首陽漢光重興子陵垂釣於富春云云其檄文
只傳一句云挾天子以令諸侯疇敢不從云云 高峯
論思錄
丁丑秋錦城大君瑜以珊瑚纓子贈府使李甫欽謀
與邑人擧事未幾發覺宗親宰執臺諫累請置瑜法
上不従累請 上命瑜死漢南君玹永豊君瑔寧
陽尉鄭悰等皆安置極邉時鄭麟趾申叔舟等請處
置 魯山以絶民望 光廟從之史臣記曰 魯山

聞而自縊盖憸邪之筆也 竹磵閑話
錦城之被繫安東獄也一日裸身挺出而逃不知所
之金吾郎及府使驚惧鳴鍾動衆大索有頃錦城自
外而至談笑自若曰汝等雖衆我若逃避則汝不得
追矣然衆人死不如一人死之為便也一人盖自指
其身也整衣冠據胡床而坐金吾郎曰可拜殿牌設
位使西向拜曰吾君在寧越遂北向痛哭四拜就死
位飲藥未死縊而卒 順興野史
丙子成三問事發覺其意欲復 上王而 世祖以
上王為預知其事遷 上王于寧越矣其時鄭麟

趾為領相寧百官請為處置乃遣禁府都事賜藥于
寧越其公事在禁府矣當時寧越人嚴某記其事而
藏之金就文為監司時亦見之云成三問之亂 上
王預謀變闕 宗社口不可言以此成罪夫請為處
置前史所無之事而麟趾敢為之一時雖稱名相而
至今人以為非也 高峯論思錄
曾山常御客舍村氓之邑中者輒來謁樓下及遇害
之日村氓又以事入官路遇 曾山乘白馬騰躡上
東谷去氓伏謁道傍問官家將向何處 曾山顧謂
曰吾將往太白矣氓拜送入官則 曾山已遇凶變

矣魯陵志

魯陵遜位實由於權擘韓明澮等數奸然論其罪犯當以鄭麟趾為首申叔舟次之竹磵閑話

天順丁丑十月命賜魯山死禁府都事王邦衍以賜藥到寧越踟躕不敢入邏將以時刻遲誤立而頓足都事不得已入伏庭中　魯山具翼蟬冠袞龍袍出御問所以都事無以答有一貢生常侍　魯山者請自當之以一條弓絃繫頸而絕時年十九或云十七貢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即死侍女從人爭投郡之東江浮屍滿江是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彌空

經夜不散戶長嚴興道往來獄街哭泣備棺翌日率吏民葬于郡北五里今旨興道族黨俱有禍爭止之興道曰為善被禍吾所甘心固執不聽其後子孫多富貴者云 曾陵志

初鎮撫 禁府官号 來捡刑逼自盡暴尸於外邑宰及從人莫敢收斂郡首吏嚴興道即臨哭具棺斂襲恐有異論即葬之 曾陵志

史云 曾山在寧越聞錦城敗自盡此特當時狐鼠輩奸媚之筆也大抵後日修實錄者皆當時縱諛者也癸酉實錄類多如此或云曾山有忠義徒潛援依

法物移奠云亦是浪傳但邑人至今哀痛設祭以祀之至於吉凶禍福皆就祀雖婦女猶傳爲鄭麟趾奸賊輩所逼致令我君不終嗚呼自古忠臣義士不必出於世胄華族當時反君規利輩必置其君於淫禍然後快於心者其視興道爲如何哉況村婦里童不知君臣之義目不覩凶變之事而至今抑菀不平不知其言之出於口發於辭可知人性之難誣也 陰崖

雜記

曾山殂于寧越棺斂不具只藁草爲殯一日有年少山僧來哭甚哀自言平日有道名蒙恤之分留連數

日一夕負屍而逃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虛假之葬也二說未知孰是若以佔畢齋之言觀之則投江之說無疑然則僧來胡僧揚璉之流而其奸臣等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豈可旣魂猶至今漂蕩誠可哀哉 松窩雜說

魯山被害命沉于江玉體泛洄去而復還十指纖纖如玉浮于水面陪吏忘其名家有柒棺初為老母設也乃潜収玉體殮以葬之未幾又有昭陵之變命掘而沉之吏不忍掘之佯若掘去而還掩之至今不廢香火云 鵞城雜說

世祖朝記聞

世祖日表瓌奇射御絶人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于王方山一日射鹿獐數十風拂毛血表文盡赤老武李英奇等見而垂涙曰不意今日復見 太祖神武初封晉陽大君後改首陽 文宗嘗書其弓曰鐵石其弓霹靂其矢吾見其張不見其弛 世宗令 世祖及安平大君瑢他儒生等上三角山普賢峯觀日入處石路危險下臨不測安平以下目眩脚掉不能前 世祖步履如飛瞬息上下見者絶服東閣雜記

光廟嘗不喜一卑官不欲遷職累數年一日内宴宰

樞皆在殿上顧見其甲官亦已金帶矣心自驚訝宴罷急令銓曺考其官實歷以進果皆由清班除擬而進也 上乃曰人之貴賤有命存焉亦非人主所能爲也銓曺除官必備三人擬進 光廟或以筆濃蘸墨汁臨于三人姓名之上隨其落墨處下點而或令宫人不觧文字者點出曰是亦命也 謏聞瑣錄

世祖朝丙子朴彭年成三問等謀復上王事覺被誅

朴彭年與成三問等常任集賢殿見重於 上及光廟受禪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殞三問固止之曰

方今神器雖移而尚有　上王戒等不死猶且復圖
圖之不成死未晚也彭年從之遂與三問及三問父
成勝武人俞應孚文官河緯地李塏柳誠源金礩
上王舅禮曹判書權自慎等謀復　上王時天使來
寓太平館　光廟欲同　上王請使臣開宴於昌德
宮彭年等謀以是日使成勝俞應孚為雲劒當宴廳
擧事應孚曰　上與世子吾當之餘在君等處之謀
已定適於其日　上命罷雲劒不入世子亦以疾不
從應孚猶欲入擊彭年三問固止之曰今世子在本
宮公之雲劒不用天也若擧事於此而世子從慶福

朴彭年

宮動兵則成敗未可知也遂不發金礩知事必不成
馳去與其妻父鄭昌孫上變告叔彭年等辭服 上
愛其才密令人語彭年曰汝能皈我而諱初謀則得
生彭年笑而不答稱 上必曰進賜 上使擊其口
曰汝旣稱臣於我今雖不稱無益也對曰彭年為
上王之臣拜忠清監司一年啓目於進賜未嘗稱臣
使人校其啓目果無一臣字與其弟耆年大年及子
憲皆死
朴彭年字仁叟號醉琴性沉潛寡默以小學律身終
日端坐衣冠不懈文章沖澹筆法慕鍾王

成三問

朴仁叟死時子婦方有娠朝廷命生子則殺之朴之婢亦有身言子婦曰主生女則幸甚矣雖或俱生男當以婢生代其死也及産主男而婢女易以子之至今子孫綿延長貧胡撰

成三問字謹甫當癸酉　光廟誅金宗瑞等三問與朴彭年以集賢殿官宿衛賜靖難功臣號三問恥之食不甘味功臣等輪設宴會三問獨不設乙亥　光廟受禪伏地以泣辭以不德左右從臣無敢出一言者三問以禮房承旨奉御寶失聲痛哭　光廟擧頭而望之明年丙子與朴彭年等謀復　上王諸人會

議於集賢殿三問曰申叔舟雖吾所善罪重不可不誅彭年謂金礩曰事成汝妻父鄭昌孫當為領相舉事期累違不諧礩乃泄昌孫昌孫即同礩詣闕密啓曰礩與三問等罪當並死　光廟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入侍令武士捽下以礩所告詰之三問笑曰皆是也　上王春秋方富而避位欲其復位乃人臣之所當為更何問乎進賜於平日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此事否顧語金礩曰汝所告猶回互不直我等之意直欲如是耳　光廟頓足叱之曰汝不稱臣指我為進賜汝不食我祿耶食祿而背之反覆人也三問曰

主上在進賜何以我為臣我實不食進賜之祿如不
信我籍我家稾而計之　光廟怒甚令灼鐵穿脚斷
肢而不服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　上前
三問毀之曰始與汝在集賢時　世宗日抱王孫步
出中庭謂諸儒曰寡人千秋萬歲後卿等須護此兒
言猶在耳汝獨忘乎我不意汝之為惡至此極也
上令叔舟避之提學姜希顏辭連拷訊不服　上問
三問曰希顏與謀乎三問曰實不知之進賜盡殺名
士宜留此用之希顏由是得免三問車載出門顏色
自若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

成三問 又見下

成三問

於地下耳三問既死籍其家自乙亥以後祿俸別置一室書曰某年某月之祿家無餘貲寢房猶有苫薦而已

張給事寧學於倪文僖謙後文僖十年而以天使出來時年二十四聞成三問不在嘆訝曰吾師倪侍講言東國多才士何寥寥眼中耶由此不喜酬唱其豫讓論或疑其有意而作云 荷谷野言

成三問生於洪州赤洞里其外家也州人至今能言三問時事云三問始生時空中有問者三焉故名成三問傳不知何人添註曰臨車載時有詩曰擊鼓催

人命西山日欲斜黄泉無客店今日宿誰家今按孫蕡宋潛溪高弟也被罪臨刑口占一詩曰鼉鼓聲正急西山日又斜黄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此非成公之作明矣實註者之誤也 稗官雜記

李塏字清甫牧隱之曾孫種善之孫也生而能文有祖父之風丙子之變與謀而死為人瘦弱然於杖下顔色不變人皆壯之河緯地字天章為人恭而有禮過闕必下馬雖雨潦未嘗由避路及 魯山嗣位幼冲入公子強盛人心洶洶朴彭年嘗借蓑衣於緯地以詩答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

河緯地

簑衣應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盖傷時也及癸酉金
宗瑞誅死　光廟為首相責朝眠以前司諫退居善
山後　光廟受禪教書請致至勤緯地輒召拜禮曺
叅判甚寵幸焉緯地憐　上王年富而避位耻食祿
自叅判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及丙子之變施灼刑
與三問等同日死
天順皇帝沒北虜時河緯地嘗感慨曰天子蒙塵天
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
每處外廊不入寢室斯人之志行如是其忠義徇國
可知云云 戊寅記聞

河珀

朝廷開綱目校正廳 光廟以本廳堂上摠其事〻
畢後 光廟力薦諸郎廳並加一資如成朴諸公皆
不辭避河公緯地獨引身而退家食善山 上召之
不得已而赴朝 上問之由對曰主少國危宗戚大
臣濫施私恩臣未可冒受故固辭云其進退可尚然
南秋江六臣傳漏此一段事可欠也（鵞城雜說）
丙子之禍河緯地妻子在一善朝廷用緣坐律緯地
有二子長曰琥次曰珀禁府都事來珀年弱冠略無
惧色顧謂都事曰願少緩之與母有告訣之言都事
聽之珀入門跪告於其母曰死不難也父既被殺子

不可獨生雖無朝廷之命猶當自決但有一妹年將
就笄雖沒為賤隷婦人之義猶當終一而勿為狗彘
之行於他日也遂再拜而出從容就死人皆謂緯地
有子矣

柳誠源字太初癸酉百官上請　魯山宜褒　世祖
之功比周公令集賢殿起褒功詔草集賢殿員皆亡
去獨誠源見在為迫脅起詔草云云出就家痛哭家
人不知其故也及　魯山為上王授成均司藝預丙
子之謀事發拿三問去誠源時在館有諸生以三問
獄事告之誠源即還家與妻酌酒訣飲上祠堂久不

俞應孚

下來往視之則不脫冠帶於祠堂前仰臥拔佩刀擬頸取木築刀柄救之則已無及矣然不知其所以俄而吏來取尸去磔之

俞應孚（武人位至二品丙子）為別雲劒欲舉事而中沮及事發拿至闕庭　上問曰汝欲何為應孚曰當請宴日吾欲以一尺劒廢足下復故主不幸為奸人所發耳應孚復何求足下莫速殺我顧謂三問等曰人謂書生不可與圖事果然曩者請宴之日吾欲試劒而汝輩固止之以致今日之禍汝等人而無謀何異畜生白

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閉口不答　上

評

俞怒命取灼鉄置腹下髀樞上油火並煎而顏色不
變徐待鉄冷取鉄投地曰更使灼熱來終不屈而死
應孚性至孝清如於陵仲子身為宰相而以店席遮
房户食無一肉時〻絶粮妻子怨罵及死之日妻哭
謂路人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性又勇敢初舉謀時
衆人奮拳曰誅權孽韓明澮此拳足矣何用大劍
太史曰孰不為臣至哉六臣之為臣孰不有死大哉
六臣之有死生而愛君盡為臣之道死而忠君立為
臣之節忠憤貫乎白日義氣凜乎秋霜使百世之為
人臣者知所以一心事君之義千金一毛成仁取義

君子曰殷三東六迹有異而道同盛矣恭惟 惠莊大王其在黃閣功比周公暨負晝扆德侔虞舜巍〻蕩〻無能名焉六臣不服有何累哉伯聖采蕨於西山周武之德不墜嚴光釣魚於富春漢帝之功無損嗚呼使六臣寄丹心於金石保白首於江湖則 上王之壽可延 光廟之治益隆不幸中心所激遂陷焦原衆哉敬作吊辭曰厲風初霽衆竅為塞霜雪皎皎松獨也碧有臣之骨愛君而白有頭可折節不可屈他人之粟寧死不食孤竹清風拱桒明月土中有皃冤血一掬

武王伐紂義士非之而武王不以是貶聖於後世義
士不以是獲罪於當時蓋天命雖有歸綱常亦所重
孔聖謂武王盡美謂夷齊得仁而並稱之正以此也
若我國六臣者實武王之伯夷也而卒陷大戮子姓
併命至今百餘年矣人莫敢伸喙尚論惟一南處士
寀寀數寸之管僅能扶義氣於一髮爾　皇明建文
景泰時諸君子死於節死於譴若方孝孺于謙者無
慮累十人而卒得貤贈之典錫胤旌祠爰立六臣則
王政顧不當如是耶豈外國與　大明典章不同而
然耶余為之一慨　萍湖樵記

論

李學亭 又見上

世祖誅安平大君及大臣金宗瑞等爲靖難功臣時
朴彭年成三問等以集賢殿官宿衛循例叅勳功臣
等輪設宴會三問獨不設宴及其受禪三問持國寶
失聲痛哭 世祖若起其獨不設宴失聲痛哭之情
而詰問之則豈不殆哉三問之處事可謂迂矣彭年
爲忠淸監司凡於上達啓目不書臣字只稱朴某非
止一再 世祖若察悟而詰問其不書臣字之情則
豈不殆哉彭年處事亦迂矣欲擧大事而處事之迂
濶若此安可保其不敗露乎遣閑雜錄
樗軒李石亨聞六臣死有詩曰虞時二女竹秦代大

夫松縱是衆榮異寧為冷熱容人有悪之請按問治
之 光廟曰此特詩詞咏物終不問 荷谷野言
仁宗朝經筵官韓澍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等心雖
嘉之而危疑之際不可不加罪故常下敎曰當代之
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後世故為此微言以
曉子孫也 竹硐閒話
謹按 成廟朝金宗直啓曰成三問忠臣 成廟色
變宗直徐曰不幸有變故則臣當為成三問 成廟
色乃定 宣廟朝洪暹朴啓賢極言六臣之忠朴彭
年之曽孫繼昌始蒙祿用之命 孝廟朝三年知事

趙絅上疏請祠墓旌閭八年贊善宋浚吉啓請以成三問朴彭年醱享儒賢祠其時廷議不齊未果行肅廟朝八年壬戌命建六臣祠于露梁十八年壬申賜額

許詡領議政稠之子世家忠孝謹身守口 文廟之薨顧命皇甫仁金宗瑞爲相輔幼主詡爲左叅贊 光廟以首陽大君赴于京師詡請於 光廟曰方今梓宮在殯少主當國大臣未附百姓狐疑公子爲國宗臣而去國將何之 光廟不從而心偉其說癸酉 光廟誅金宗瑞于其第領議政皇甫仁吏曹判

書趙克寬等皆死詡以前日請停行赴京之語得免召入命坐行酒樂作時宰相鄭麟趾韓確等拊掌喧笑詡獨愀然不樂亦不食肉 光廟曰何故詡託以祖父忌齋日已而命梟宗瑞仁等首于席誅其子孫詡曰此人亦何大罪至於梟首孥戮乎 光廟曰汝不食肉意固在此對曰然朝廷元老同日盡死詡生且足矣又泛而忍食肉乎即垂涕 光廟怒甚然猶愛其才不欲致之於死李季甸力讚謫詡於外竟縊之

金時習者本滄海人生八月能知書五歲通大學中

庸長者師之集賢學士崔致雲見之曰奇才乃命名
時習字悅卿　世宗聞之欲召見之不可令承政院
召見之厚賜其家曰善養之當大用也於是四方號
之曰五歲童子而不名也至　文宗時〻習稍長成
名譽益多及　魯陵遜位時習悉曉其書因亡去逃
於浮屠以絶跡於世也至　成宗朝歸俗客勸之仕
則不應放跡玩戲自恣以適意也妻死不更娶作頭
陀形東遊海上適四方終於鴻山無量寺遺命無焼
殯於寺傍三年將葬發其殯面如生浮屠人以為佛
也旣茶毗為之立浮屠有四方志一千六百紀山紀

地二百傳於世眉叟記言

金時習年二十一方讀書三角山中人有自京城來傳 魯山遜位事者時習卽閉户不出者三日乃大哭盡焚其書發狂陷于溷廁而逃之托迹緇門僧名雪岑累變其號曰清寒子曰東峯曰碧山清隱曰贅世翁曰梅月堂為人貌寢身短豪邁英發勁直不容人過傷時憤俗氣菀不平自度不能隨世低仰遂放形骸域中山川足跡殆遍遇勝則棲焉登覽故都則必躑躅悲歌累日不已山行好白樹題詩諷詠良久輒哭而削之或題于紙多投水火或刻木為農夫耕

耘之刑列置案側熟視終日亦哭而焚之有時所種禾甚盛乘醉揮鐮盡頃委地因放歌而笑行止叵測大被流俗所嗤點時名卿金守温徐居正賞以國士居正方趨朝行辟人時習衣籃縷帶藁索戴蔽陽子（賤夫所着白竹笠）遇諸市犯前導仰首呼曰剛中（居正字）安穩否居正笑應之駐軒語一市皆駭目相視有朝士受侮者見居正欲啓治其罪居正搖首曰止止狂子何足與較今罪此人百代之下必累公名金守温知館事以孟子見梁惠王論試大學諸儒有上舍生見時習于三角山曰乖崖（守温自號）好劇孟子見梁惠王豈合

論題時習笑曰非此老不出此題乃走筆成篇曰生貟為自製者試瞞此老上舍生如其言守温讀未終遽問曰悦卿生住京山何寺上舍生不能隱其見知如此其論大略以為梁惠王僭王孟子不當見云今逸不収竹磵閑語

成化十七年金時習年四十七忽長髮為文以祭祖若父遂娶顔氏女為妻人多勸之仕時習終不能屈志放曠如舊值月夜喜誦離騷經誦罷必哭或入訟庭持曲作直詭辯必勝案成大笑破棄之多與𢹂達市童傲遊醉倒街上一日見領議政鄭昌孫過市大

呼曰彼漢宜休昌孫若不聞者人以此危之相識者
絶交惟宗室秀泉副正貞恩秋江南孝温月窓安應
世篠義洪裕孫輩数人終始不渝孝温問時習曰我
所見如何時習曰穴窓窺天言所見小也東峯所見
如何曰廣庭仰天言見高而行未到也未幾妻沒復
還山作頭陀形喜游江陵襄陽之間多住雪嶽寒溪
清平等山年五十九卒于鴻山無量寺生時手畫老
少二像且自賛留于寺賛之亂曰爾形至藐爾言大
侗宜爾置溝壑之中所著詩文散失十不能存一李
耘朴祥尹春年先後裒集行于世云恥齋日記

梅月堂平生心懷世人未窺覩詩集好使薇蕨字亦可知意所在久居重興寺每值雨後山水添流折作尺紙百餘端令沙彌具筆硯隨後沿流而下必擇湍急處而坐沉吟作詩或絕或律書于紙投流見遠去且書且放或至終夕紙盡乃還有詩一日所述幾百餘首其意難窺　光廟嘗作法會于内殿雪岑亦被揀預忽凌晨逃出不知所之遣使踵之則故陷街里溷穢中露半面而已入金鰲山作詩藏石室曰後世必有知岑者大抵述異寓意效剪燈新話等作也長貧胡撰

顯德王后 諭

昭陵廢復事顚末

顯德王后德儀兼至大為　文廟眷慈二十四誕

魯山産難致病七日而薨葬于安山號昭陵　光廟

丙子后之母崔氏及后弟權自愼被極刑因并廢后

丁丑　光廟嘗於禁中晝魘有怪即命發昭陵其時

使臣先剖石室欲曳出梓宮重不能勝軍民駭怪為

文以祭之梓宮乃出暴置三四日旋命以民禮葬之

發陵前數日夜半有婦人哭聲自陵中出曰將壞我

室予將疇依聲動里民未幾變作雖遷瘞丘原頗著

靈異村民有觸犯其舊陵木石者輒有風雨相戒不

淂近父老有目覩始末而詳記之者 陰崖雜記

光廟一夜酣寢夢見 顯德王后怫然怒曰汝殺無罪吾兒吾亦殺爾兒爾宜知之 上驚起忽報東宮懿敬世子暴卒因有昭陵之變盖失國之君未見禍及泉壤而我朝貞昭二陵有之貞陵太祖神德王后陵 南衮請復昭陵疏可以泣鬼神於冥冥之中古人云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信不誣矣 鰲城雜説

寧陽尉鄭悰在謫所賜死公主沒為順天官婢府使呂自新武人將以官婢之役使喚公主直入大廳設交椅而坐曰我 王女也我雖有罪定配于此守令

豈敢加以官婢之役乎竟不得役使呂浚官至刑曹判書即呂裕吉之祖先也公主即海平府院君鄭眉壽之毋也 月汀漫録

昭陵之廢至正德癸酉計年五十八載人心沉痼莫復者久矣檢討官蘇世讓首發其論 中廟命大臣議計三公以下皆以為難惟申用漑姜渾張順孫等議當復會雷震 太廟木 上驚懼即日命召諸臣入對闕失皆以昭陵事為對議乃僉同遂允命設都監董其役 荷谷野言

初陵既廢移厝海濱無人守護積有年紀只傳一阜

是其所云而尚有他設人以為疑設帳殿將奉遷掘
土深而王匣無所見罔知所為是夜有一監官假寐
夢覿凭几帳殿具王后儀而又鬟侍召監官勞之曰
爾等勤苦監官拜伏駭汗覺而異之明朝更掘尺餘
忽見柒皮如掌翻着鉀刃而出盖梓宮柒厚脫落然
果能克其事 龍泉談寂記
卜新陵于 顯陵之左原兩陵相去不遠只隔松杉
下玄宮後兩間松木數株無端立枯視役提調張順
孫等命工斫去之正開其蔽 兩陵更無遮隔人皆
以為精爽所感又於遷地日璟舊陵白日大雨俄傾

鄭眉壽

端宗

而止吁可異也龍泉談寂記

初柳順汀以領相首難復陵議推叔達直宿銀臺夜
夢海平府院君鄭眉壽與柳相手搏似有大恚者柳
寤甚叔達驚怪語人数日後請復議果出而柳適病
竟未叅其議海平府院君即 顯德王后之外孫也
荷谷野言

魯山君墓在寧越郡正德丙子 中廟始遣承旨申
鏛祭之其後久廢不行至萬曆丙子 宣廟遣獻官
行護軍柳塤祭之辛巳夏因監司鄭澈狀啓 命封
墓立石如王子墓例事完日遣承旨李海壽祭之量

朴忠元

除近邑貢物以充祭需其後金叅判功出守本郡請
觀察使鄭崑壽建墓下齋室安位板書曰 魯山郡
神位以夫人宋氏位板配焉歲時享祀觀瞻起敬先
是本郡守率多暴死世傳為凶地蓋自 魯山終後
祀祭不行樵牧無禁輿妖作恠有不忍言者朴判書
忠元起廢除郡守上官日精具奠物操文以祭文曰
王室之胄幼冲之辟適丁否運遜于荒僻一片青山
萬古孤魂庶幾降臨式歆苾芬其後妖恠之事不復
作 柳川劄記
昭陵廢後 成宗朝布衣南孝溫上疏請復位號不

報燕山時忠清都事金馹孫上疏請復位號不報
中宗七年一日 上御經筵講及唐太宗不立寢廟
事檢討官蘇世讓仍啓 文宗獨享未安之意 上
命考實錄遂議于廷臣衆莫敢開口大臣柳順汀金
應箕及盧公弼等皆以為事在 祖宗朝不可復蓋
公弼父思愼預於遷陵之謀故終是以為不可復金
詮張順孫朴說申用漑曹繼商倡議可復姜澂成世
純等從金詮等其餘皆從大臣議大司憲南袞大司
諫趙元紀及玉堂官論復陵事不從 荷谷野言
世祖朝丁亥吉州人李施愛叛伏誅

論

李施愛者吉州人歷官會寧府使遭喪家居蓄異志成化丁亥與弟施合謀叛節度使康孝文到吉州施合之妾女以州妓宿于孝文房曰開户納兵殺孝文遂據城以叛朝廷命龜城君浚户曹判書曹錫文及許琮康純魚有沼等討之施愛既稱兵列郡爭殺守令以應之咸興府人亦圍觀察使申瀃瀃登樓禦之力屈自折其弓大罵而死端川人崔潤孫仕於朝至二品　上遣之使諭本道人民以逆順潤孫附施愛及以朝廷密事盡告之鍾城人車云革入城中約同志之人縛施合以來中路為賊黨所奪云革等大戰

魚有沼

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與魚有沼合兵戰于蔓嶺賊兵遂潰施愛還走吉州盡載妓女及財貨欲入虜中其黨擒施愛施合等來降斬于陣前傳首京師初施愛之叛也流言韓明澮申叔舟盧思愼韓繼禧等內應　先廟命拘於門內麟趾堂其子壻并囚禁府月餘審其誣釋之引見於內殿下庭相迎深自悔責及擒施愛問其誣指何也答曰韓輩在則吾事恐不成也東閣雜記

李施愛叛北道魚有沼奮勇先登策功苐一縱報捷

皇朝有挾攻建州三衛野人之命　先廟使有沼

及康純南怡等回軍赴之有沼爲左大將直擣巢穴
斬馘無筭斫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
某滅建州而還天兵浚到見白書聞于 帝降勑賜
銀五十两段綃各四疋 東閣雜記

光廟聞李施愛之叛憂念最甚以龜城君浚爲都元
帥曹錫文爲副元帥又極選文武有將畧者如南怡
康純許琮等二十八人稱以叅謀官皆隷錫文幕下
先赴永興浚領大兵十萬浚發浚年十八拜辭五日
到楊州十日到鐵原 光廟震怒頓足曰倉卒以大
事付小兒吾之失也嚴責促進兵浚猶曰鐵嶺路險

不得速進遂歸罷於江原監司不治道路斬之十五日到淮陽則賊已平矣乃班師其時錫文已領大兵先發後繼發城内空虛兩南訛言賊又興後之發特聲言實有顧後慮不然豈有大將身受重命翱翔於道路不爲進取之計哉或言受　上密戒也寄齋雜記

睿宗朝記聞

睿宗元年始修　世祖實錄乙亥以後職帶春秋者皆納史草閔粹亦納之旣而聞皆令書本官名粹懼大臣見直書而嘲之陰囑奉敎李仁錫及僉正崔命

孫不與焉又請于博士康致誠袖其草出與之粹倉
卒竄改不暇淨書而還檢閱楊守泗崔哲寛見其塗
擦白之叅議李永根永根告于諸堂上僉曰非細事
也仍聞于 上初正言元叔康啓史草書名非故也
恐無直筆 上怒而不從至是副正字金季昌告叔
康史草亦多塗改遂懼繫禁府 上親鞫之粹云臣
所書皆大臣事皆在實錄閣處其中傷世因哭曰臣
獨子願贖軀命 上直之曰在書筵時知粹之爲人
遂免死杖百屬濟州爲奴致誠初不以實對且妄引
舍人成俶栲掠乃服遂與叔康慶軒奉敎李仁錫以

南怡 又見下

論

知而不告杖百充軍朝野記聞

睿宗朝柳子光誣殺南怡

南怡將軍驍勇絶倫討李施愛征建州賊皆先登力戰奏功一等階資憲拜兵曹判書成化戊子 光廟昇遐睿宗新嗣位時彗星見怡直宿禁中與人論彗星乃除舊布新之象也柳子光素猜忌怡才能名位出己右是日亦直隔壁竊聽其言曰數演構揑密告怡謀叛獄成怡坐誅時年二十六東閣雜記

南怡之獄原任領議政康純辭連亦就訊怡受刑脛骨中折遂引伏曰康純教我也純曰年過七十位極

人臣有何利而教南怡乎怡笑曰吾之不服者庶幾
冀效於後日今脛骨皆折已作殘疾無用之人生亦
何爲如我年少者尚不惜死白首老革死固宜矣吾
故證之　睿廟問曰兵曹判書許琮亦知之乎時琮
入侍惶恐伏地怡曰琮忠臣不知也願用之勿疑怡
純俱就刑純顧謂怡曰與小子相善宜有此禍也夫
逆賊是何等罪惡而乃相戲耶　寄齋雜記
南怡者宜山尉暉之子　太宗外孫也膂力絶人
光廟朝有功超拜兵判　睿宗深忌之及其被誣就
鞫也康純以領相入参怡稱純預謀純曰臣本編户

遭遇 聖明位至宰相又欲何求而預怡謀乎 睿宗然之怡復曰 殿下信其訣辭而免之何以淂罪人 睿宗命鞫之純年八十不能堪栲掠自引伏與怡同斬呼曰南怡汝有何怨於我而誣我耶怡曰寃則吾與汝同也汝為首相知吾之寃而不出一言以救汝亦寃死可也純默然不能荅告者及推官皆録其勳子孫享其利而怡之被誅至今不能卞真僞可慨也 涪溪記聞

成宗朝記聞

成廟追尊自出為 德宗大王以先儒定論言之則

當如宋英之濮王而已至於并宗入廟非禮之經世
追尊之初　成廟雜議于公卿則或可或不可而三
司至陳啓惟李承召獨倡言追尊之宜踈甚張皇
成廟雖用其言卒成追崇之計而心醜其逢迎用承
召不終官止於二品識者嗤之山中獨言
成宗親享　宗廟有掌令為大祝當讀便不出一辞
有若箝者翌日　上命除豊山萬户言官爭論之
上曰號為文官不能讀祝一字闇粗鮮决恰可使當
一堡障足矣過数月曰以舊職召之五山說林
成廟朝外舅有職居銀臺者以紫檀木構小軒　上

聞之面問曰聞甬檀香作室有諸對曰未也 上即
移御景福宮命誅其外舅而已還宮曰予疾瘳矣時
大妃尚在 上恐請寬之故托疾而移御仍命誅之
旣刑而便復還矣說者以為 上之此擧斷則斷矣
何如漢文之待薄昭也後世必有議之者五山說林
成宗謁文宣王廟飮仍不豫 貞熹王大妃憂之問
諸巫皆曰孔廟神為祟 貞熹大妃命宮人率諸生
行淫祀於大成殿庭中諸巫雜沓衆伎亂作泮中諸
生有士氣者為之倡領諸生敺逐諸巫破碎樂器宮
人驚散走入告于 大妃大妃大怒將盡下諸生獄

孫舜孝

知館以下率諸生待命闕下　大妃使人報　成廟
殿下遣寧問諸巫覡皆言崇在孔廟予命宮人祈禱
諸生大逆不道撲打巫女迫逐宮人蹴破諸具是不
有君父者也予將盡誅之故使聞之也　成廟推枕
蹶然而起曰吾太學生徒有義節若是耶遂命司饔
院供具命知館事以下率諸生入賜宴于勤政殿庭
賜諸生胡椒各一斗五山說林
燕山在東宮多無度群臣咸知其有童心孫公舜孝
一日乘醉直上御座牀以手撫之曰此座可惜　成
廟曰吾亦知之不忍廢也諫官奏曰人臣上御牀已

大不敬又敢附耳語是無法請下舜孝獄 上曰舜
孝愛我戒我以斷酒何罪也 恥齋日記
成廟廢妃某氏親事紡績嘗上機織綃 成廟往見
之妃下機而言曰上監何身之長也 上曰又有長
於我者當召入試觀之遂命召許琮八許公蓋身長
十一尺二寸也 五山說林
成廟朝宰相李永根李坤二人共奸一娼妓互相攘
奪言官論罷請罷者累日 上終不允兩人詣闕自
明相為歸咎各自為是再三陳啓 成廟荅曰自古
士大夫相竊妻妾乃衰世之事也予不忍置斯世於

梁誠之 論

衰亡故不允臺諫之言非以卿等為無罪也退而省
之可也於此可見當時君臣之間不啻如父子而聖
主一言凜然於斧鉞之誅至哉 松窩雜說

梁南原誠之在 成廟朝久掌風憲有銅臭之癖無
謇諤之節一日於通宴 成廟謂誠之曰卿為法官
八年向余一無拂戾逆耳之言予甚多之聖主一言
規諷而賤惡之意深矣 松窩雜說

成廟鍾愛一王子殊甚多有過制之事為府論之
上命召入掌令某入謁 上使之前遂書一句而賜
之曰世人共愛霜後菊 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

丙出末錄 上登遐五山說林

燕山母廢妃尹氏賜死事記畧

成廟賜死廢妃其傳旨畧曰廢妃尹氏性本凶險行多悖逆曩在宮中暴悪日甚既不順於 三殿又肆凶於寡躬常自言曰我命長壽將有所為之事此則不道之罪關於 宗社而猶不忍斷以大義只廢為庶人置之私第今者元子漸長若使凶險之性得操威福之權則漢呂唐武之禍翹足可待昔鉤弋無罪漢武猶為萬世之計况此凶險又有難赦之罪乎肆於某日賜死于其第 宗社大計不得不爾 諛聞瑣

錄

弘治己酉傳旨禮曹畧曰廢妃之惡昭著史策而非惟國人之所共憤也是亦天王之許貶黜者也烏可更論然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惻然今特命其墓曰尹氏之墓定墓直二人仍令所在俗節致祭以慰子心雖子百年之後永勿改易以遵父志丙辰春燕山議遷墓申從濩時為禮曹參判獨持 成宗遺教極言不可天威雖震不少撓人皆多之 謏聞瑣錄

尹氏之廢也 成廟常以諺書〻其罪遣中使及承旨一員逐日隅帳諷讀冀其改過而復壼位尹氏終

不改竟賜死燕山即祚盡殺其時承旨蔡壽以不鮮諺書獨免死 鷲城雜說

尹氏廢後燕山以世子在東宮一日啓曰臣請出遊街 上許之終日遍觀至夕還宮 上問爾今日遊街有何奇觀對曰無足可說但有一犢隨毋而行其毋有聲則其犢輒應之毋子生全此最歆羨 上聞而悲之燕山之失性皆由於尹氏之廢而踐祚之初頗以英武稱之 鷲城雜說

尹氏之死嘔藥而起濺污白錦嫥衫姆以其衫獻于燕山燕山日夕抱其衫而哭及長轉成心恙竟至失

國葢 成廟一失家道壼位敗壞元子亦不保後之人君尚監兹哉 鰲城雜說